

海盜王寶藏

下 怒海爭鋒

怀旧船长 著

海盜王寶藏

一段波瀾云詭的历史 一个惊世骇俗的秘密
一首晦涩难懂的唐诗 一对肝胆相照的恋人
一场生死存亡的较量 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
构成了这个传奇

1247

1517-2

海盜王藏

下 怒海爭鋒

怀旧船长 著

W 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盗王宝藏. 下 / 怀旧船长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5075-3189-3

I. ①海… II. ①怀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: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7360 号

海盗王宝藏(全二册)

著 者: 怀旧船长

责任编辑: 魏燎

装帧设计: 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-5833619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刷厂

开 本: 710×1050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50 千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189-3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海王 宝藏

目 录

下 怒海争锋

第四十八章	真假社长/283
第四十九章	风云突变/290
第五十章	巅峰对决/299
第五十一章	百密一疏/306
第五十二章	藕断丝连/315
第五十三章	扑朔迷离/324
第五十四章	机关算尽/332
第五十五章	六位新娘/340
第五十六章	殊途同归/348
第五十七章	寻宝联盟/356
第五十八章	郑和航路/365
第五十九章	海盗故里/373
第六十章	丹霞古寺/383
第六十一章	有惊无险/392
第六十二章	诡异渔村/401
第六十三章	母女相认/411

海盜王寶藏

目 录

第六十四章	郑和宝藏/420
第六十五章	德恒大师/428
第六十六章	匪夷所思/436
第六十七章	变幻莫测/446
第六十八章	海上猎鹰/455
第六十九章	神秘礁城/465
第七十章	石弹之谜/476
第七十一章	神奇礁林/484
第七十二章	紫標神弓/493
第七十三章	九死一生/500
第七十四章	地下舰队/510
第七十五章	宝藏之秘/519
第七十六章	宝中之宝/528
第七十七章	困穷乚现/537
第七十八章	完美谋划/549
	尾声/562

第四十八章

真假社长

“密码在林一姝身上？”萧邦非常吃惊。据他对一姝的了解，她已经将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了自己。再说，如果这秘密真的存在，一姝的姥姥在临死前也该告诉她才对。

“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，但却是事实。”柳静茹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“这事说来话长，不过今晚大家都到得比较齐，我就给各位讲个故事吧。

“二十年前，有一对来自美国的华人夫妇在南方某城市被神刀社发现。这对夫妇就是林道乾的后人、林一姝的父母，母亲叫林芳华，父亲叫张继祖。（一姝脑袋嗡的一声，差点儿站立不稳，萧邦伸手扶住了她）。他们带着一幅藏宝图，明里是旅游，暗里在寻宝，已在中国四年。这四年中他们费尽心思，虽然没寻着宝藏，但还是发现了一些线索。然而，他们并不知道这藏宝图是假的，真的已经被林一姝的姥姥换了，为的是怕后代寻宝涉险，丢掉性命。

“有道是宝物动人心。这对夫妇二人铁心寻宝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甚至狠心丢下襁褓中的一姝，远走异国。正当他们在中国南方某海岛进行探访时，被神刀社的人截住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杀（萧邦感觉一姝的手像铁钳似的夹住了他的手）。二人最终跳入海中，遇到一艘渔船逃生。殊不料这渔船船长更是一个厉害角色，他将夫妻二人灌醉后捆绑起来，搜出了藏宝图，逼他们说出现真相。这夫妻二人当真是硬骨头，抵死不说。这船长便当着那丈夫的面，假装要强奸妻子要挟丈夫……（萧邦感觉一姝的手冰冷如铁），当那船长撕开林女士的上衣时，突然发现她的后背略微有异，似是被文过身，但不甚明显。这船长精于各种秘术，使用特制药水涂抹，果然发现了一幅图案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柳静茹突然顿住。众人屏住了呼吸。

然而在一姝的心中，恍然出现的是母亲的身体和父亲愤怒的表情。她不关心什么图案，只关心母亲的安危……

柳静茹继续道：“这船长一喜，便去寻找纸笔，欲描摹这幅图案。当他

从另一船舱回来时，却见这林女士将后背拼命往靠近舱壁的一根铁桩上磨，那图案的半边已被磨得血肉模糊……（萧邦听到了一株紧咬牙关的声音）这船长十分生气，当场把林女士打晕过去，并当着张先生的面，用小刀将林女士的肉皮揭了下来……（一株终于泪溅眼眶，但仍然一声未吭）那张先生急怒攻心，呕血昏厥。

“要说这船长虽然狠毒，但仍存一丝人性。他志在寻宝，并非想取二人性命。再者，若取二人性命，万一将来在寻宝路上有什么麻烦，等于自断其路。于是，他为林女士治伤，泼醒了张先生，将二人留在舱中静养，不再施以酷刑。

“然而这夫妇二人经过此番惊吓，早已对这船长恨之入骨，只求逃得性命，但在茫茫海上，谈何容易？几日之后，那船长将二人带到一个小岛，欲将二人囚禁于此。这船长是绝顶聪明之人，深怕将二人关在一处，相互照应，生出事端，便有了将二人分开处理之策。于是，张先生被囚于荒岛，林女士则被带离，返回大陆。然而，在渔船返航途中，突遇风浪，渔船翻沉。那船长虽精于水性，仍是拼了老命，才九死一生幸存下来。幸好，他贴身藏好的肉皮图案尚在……”

柳静茹讲到这里，轻咳一声，意为告一段落。

“那林女士……死了没有？”一株终于忍不住问。若在平时，她一定会厉声发问，但此事关系生母存殁，她生怕惹恼了柳静茹，使一线希望破灭。

“当时船上连船长在内，共十人，只有二人生还，没有你的母亲。”柳静茹叹道，“一株，你我现在虽处敌对局面，但我们在费家相处融洽，因此我不必骗你。实话实说，那样的风浪，别说你母亲当时受缚，即使是自由之身，存活的希望也极其渺茫。”

一株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

萧邦为缓解气氛，接过话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张先生想必是安然无恙了？”

“不知。”柳静茹摇摇头，“那船长回到大陆后便开始汇聚资料，寻找宝藏。这假藏宝图和残缺的解码，虽然不能说毫无用处，但反而使寻宝之路疑雾重重。那船长修整停当，又购得一艘渔船，上那荒岛寻找张先生。可是，张先生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！”

一姝止住了泪，心里升起了一丝希望。

“谢谢柳社长的讲述。”萧邦道，“不过恕萧某愚钝，仍有不少疑惑之处，还请柳社长解惑。”

“萧先生请讲。”柳静茹含笑道。

“主要是四个问题。”萧邦道，“一、你怎么知道一姝身上也有图案？若有，一姝姥姥在临死前应该告诉她；二、若一姝身上真有图案，你以前在费教授那里与她相处，怎么不早下手获取密码？三、你们神刀社既然在二十年前就已盯上了一姝父母，为何反而让一个渔船船长占了先机？四、这渔船船长是谁？”

“你倒挺会提问。”柳静茹笑道，“不过你这四个问题，其实只能算两个。前两个问题合并后只有一种回答：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一姝身上文有密码的，至于怎么知道的，恕不奉告；后两个问题合并后也只有一种回答：这渔船船长，也是我们神刀社的人。”

“看来神刀社势力果真强大。”萧邦叹道，“难道说，董总也是神刀社的人？”

“他不是，”柳静茹笑道，“所以我请他坐了胡床。”

“那在场的除了你和紫女士，还有没有神刀社的人？”萧邦问。

“这个不好回答。”柳静茹道，“如果你愿意，你马上就可以成为神刀社的人。”

萧邦转头问一姝：“你想不想成为神刀社的人？”

“我不想。”一姝眼泪未干，双眼通红。此时的她，真的是六神无主了。

萧邦又回头看着岑献武、张耳东、关林栖、刘素筠和玉罗绮，问道：“你们想不想？”

众人没有发言，只是静静站立。

萧邦双手一摊：“你看，他们似乎都不想。”

“关键是你想不想。”柳静茹媚笑道，“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。你怎么突然变得没了主见？”

“我也会见风使舵。”萧邦笑道，“我得看形势的变化对我是否有利。你别忘了，屋中十个人中，高手不在少数，所以你不见得有五成胜算。”

“神刀社做事，没有十分把握，绝对不干。”柳静茹笑道，“你以为我这

个社长，是白当的吗？”

“可惜你不是社长。”萧邦叹道，“如果你是社长，神刀社早就不存在了。”

“你说我不是？”柳静茹脸色微变，“那谁是？”

“这个人就在这里。”萧邦目光迅速扫过众人。

一姝一惊，也随着他的目光扫过众人。

但她无法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神刀社社长。

“这个人老谋深算，做事天衣无缝，确实算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”萧邦道，“但是，再聪明的狐狸，也会留下骚味；再完美的表演，也会留下遗憾。然而要发现这些细微的迹象，只有沉住气、静下心，才有可能从乱麻中找到真丝、从假象中识别真相。”

“萧先生倒不忘夸奖自己。”柳静茹道，“我看，你就别在那里使诈了。在费教授的地下室，你已经认出我是神刀社长，怎么现在又变了？”

“那时我真的以为你就是。”萧邦叹道，“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疑虑重重，不得不重新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经过无数次思维对接，我终于发现，神刀社社长不是你，但与你有着密切的关联。”

“什么关联？”柳静茹问。

“因为，你真有可能是神刀社社长，但必须在真社长死了之后。”萧邦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柳静茹问。

“因为你是真社长的女儿。”萧邦平静地说。

在场的人又是一惊，特别是一姝，简直难以置信。

柳静茹面色一变，突然闭上了嘴巴。

一姝抬眼向岑献武、张耳东和董商儒看去。按年龄来算，在场的人中，只有这三个人有可能做柳静茹的父亲。

张耳东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萧兄弟不必讳言。若是发现了什么，尽管直说。刚才你说这神刀社社长并非柳女士，究竟是谁？”

“就是你。”萧邦终于将目光定在他身上。

一姝觉得萧邦的眼里闪烁着寒星。

“我？”张耳东哈哈大笑，“啥时候我这糟老头子升官当上社长了？”

“应该是十多年前吧。”萧邦道，“准确地说，应该是1993年，就是你被所谓的海盗劫持的时候。”

“我被海盗劫持并被打断了腿，还能当社长？”张耳东冷笑道，“要不是看在和你有些交情的份上，老头子今天要向你讨个清白！”

“你的腿并没有断。”萧邦说，“你这些年伪装得很好，的确练得和真瘸子一模一样，但你的破绽不在腿上，而是在手上。”

“手上？”张耳东不由自主地抬起了自己的双手。

他看了几眼，并未看出任何奇怪之处，便愤然道：“小萧，你再信口雌黄，不要怪我老头子不看朋友面子，跟你翻脸！”

“我今夜到此，就是来跟你翻脸的！”萧邦冷笑一声，“你这个无恶不作的老东西，不配做我萧某的朋友！没有证据，我敢揭穿你？”

“什么证据？”张耳东面色一变，“你小子不要以为自己是警察，就可以信口开河，诬陷好人！”

“好吧，”萧邦双手抱于胸前，“我们就从你这双手说起。记得我在费教授的地下密室碰到了个奇怪的现象：我在镜中看到个骷髅人，穿着明代将军的服饰，拿着一柄剑，还用羽毛挑逗镜中的少女，这个骷髅人就是张船长。你怕我看到你的面部，故而用一个你自己制作的活动骷髅头套在头上，也不说话，意在迷惑我，制造骇人的场景。但你穿的明代将军服装，没有把手遮住，露出了你这双粗壮结实的手。你常年在船上工作，早期的船只，不像现代船舶采用了自动控制系统，因此你的手与常人不一样，显得格外粗壮。当然，不在船上当船长，亦有可能将手练得粗壮，但不幸的是你遇到了我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喜欢观察、比对。凡是我注意过的东西，听到过的声音，见过的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当时在费教授的地下密室，我并没有被你那身花花绿绿的服饰和吓人的骷髅头所迷惑，而是在你擎剑磕击头盔和挑逗那几名少女时记住了你的手。后来，我和一妹在你的‘指引’下出了密室，坐在你对面喝水，又仔细地看了你的手，果然与骷髅人的手别无二致。于是，我故意骂了柳静茹一句，你果然有所反应。当时我没有点破，是怕打草惊蛇，更怕你不继续表演了，因此我马上与一妹赶赴泉州，你果然如影附形，随后追了过来……”

“不错！”张耳东截住萧邦的话头，“那骷髅人正是我所扮，但这不能

说明我就是神刀社社长。”

“仅凭这一点，当然不能证明。”萧邦道，“但联系前因后果，你自然就是神刀社社长了。”

“什么前因后果？简直乱弹琴！”张耳东佛然道，“你自己查案查得乱七八糟，便像条疯狗一样四处乱咬，让人不值一晒！”

“这还不是拜你所赐？！”萧邦冷笑，“一句话，残害一妹父母、暗算费教授、截杀阮凌霄、伙同三地四国海盗、企图鲸吞林氏宝藏——这一系列案件，均是出自你的手笔！”

一妹惊呼一声，就要扑上去同张耳东拼命，却被萧邦一把拉住。

“看来我才是罪魁祸首？”张耳东哈哈大笑，“行，你小子有种，尽管把脏水往老头子身上泼。反正我一生受尽陷害，也不怕你胡说八道。”

“想不到堂堂的神刀社社长，竟然是个狗熊。”萧邦也哈哈大笑，“古往今来，无论英雄巨枭，均敢于承认功过。以前萧某高看你一眼，实在是有眼无珠！”

“你激我有什么用？”张耳东冷笑，“证据呢？你们不是成天嚷嚷讲证据吗？”

“你先不要激动。”萧邦道，“账得慢慢算，况且你尚有不少陈年旧账。”

“你不会刚听柳女士说有个渔船船长劫持了林姑娘父母，而在场的只有我当过船长，就认为是我吧？”张耳东哼了一声，“如果按你的逻辑进一步推想：我是费教授的朋友，就暗算了费教授；宁海强和阮凌霄知道些内情，我就杀了他们。可是，三地四国的朋友上了此岛，我连面都没见着，还是听你在饭桌上讲的，怎么能说我伙同他们？”

“张船长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你又何必动气？”一直肃立一旁的岑献武插话道，“你等萧兄弟把话说完，再分辩也不迟嘛。我与萧兄弟虽然相交不深，但相信他不会信口开河。”

一妹心中一动。这话表面上说得极为公平，但细微之处，还是偏向萧邦的。

一妹暗自舒了口气。在她的心里，不相信师父不是好人。

“原来岑师也怀疑我？”张耳东斜睨了岑献武一眼。

“此事虽与我无关，但我作为一介武夫，生平最恨图谋不轨的奸人！如

遇此等败类，老头子即使搭上性命，也绝不会袖手旁观！”岑献武面色突然变得冷峻，俨然是一位正义凛然的武学宗师。

“谢谢岑老师。”萧邦拱了拱手，“有你老人家主持公道，那我就直言相告，这张船长的故事，实在是一部传奇。我也是今天花了一天时间，才逐渐解开了一些谜团。”

“哦？”岑献武似乎来了精神，“这么说来，萧兄弟这一整天都在查张老船长的档案？”

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萧邦道，“经查，这张船长并非像他自己讲的那样，被船公司减员下岗，而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。张船长以前跟我讲，他在马六甲海峡遭遇海盗，公司不出赎金，被海盗打断了腿，后来幸得费教授相救。这个过程大抵如此，但与实情有出入：张船长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加入了神刀社。

“那时的神刀社，总部设在日本。1979年，中日友好轮‘明华’号启航访日，那时张耳东正是船上的船员。在日本停留期间，被神刀社拉拢腐蚀，成了他们的人。1983年，‘明华’轮退役后，张耳东便在南海开渔船并当了船长。实际上，这是神刀社的安排，目的就是要截住美国来的林一姝的父母，拿到寻宝线索。柳女士以前跟我讲过，神刀社这个组织，就是为寻宝而创，其创始人就是当年林道乾的副手李天雄的后人。经过四百年的苦心经营，神刀社逐渐发展壮大，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，各行各业都有，因组织严密隐秘，社规阴毒残忍，而会员获利丰厚，从未有过叛变者，也不被各国警方所注意。

“这张耳东设下圈套，配合神刀社抓住林女士和张先生后，并非如柳女士所描述的那样，而是极尽酷刑，其手段虽禽兽亦不能为之！今夜一姝也在这里，我不便重述此事。但你张船长的歹毒，实在是人神共愤、令人发指！”

张耳东气得身子一颤，怒道：“你看到了？”

“我看到了。”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，使这阴冷的地下室陡然一暖。

众人循声望去，但见刚才他们进来的石门边，站着一位须眉斑白的老僧。他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仿佛站了一千年；又似神话电影中从天而降的仙人，突现凡尘。

岑献武眉毛一挑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异。

一姝识得，此人正是在天后宫前为她测字算命的老僧。

第四十九章

风云突变

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进来的。

一姝记起，当张耳东开启这道石门时，此门扎扎有声。而这老僧，不知施了什么魔法，居然悄无声息地现身室内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张耳东怒气稍减，有些惊疑地问。

“贫僧法号枯荣。”老僧道。

“大师法号，意境深远。”岑献武赞道，“世间万物，无不枯荣；盛衰交替，原本寻常。”

“谢岑大师妙解。”枯荣道，“人有平常心，宠辱也不惊。枯，无意义；荣，亦无意义。众生为名利奔忙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而已。”

岑献武合十道：“善哉！大师醍醐灌顶之言，令弟子顿开茅塞。傍晚之时，萧兄弟还问起弟子，是否有缘结识大师。不料在这石室之中，大师悄然驾临，令弟子好生欢喜。”

“岑大师万万不可自谦。”枯荣道，“小僧野鹤闲云，修为尚浅；而岑大师名满武林，德高望重，千万不能以‘弟子’称之，否则折煞小僧！至于萧施主，贫僧与之有缘。承蒙记挂，贫僧向萧施主行礼了。”

说罢，合十行礼。

萧邦连忙鞠躬回礼，说道：“枯荣大师来得正巧。刚才我说到这位道貌岸然的张船长残忍对待一姝的父母，他恼羞成怒，抵死不认。大师见闻广博，还请作个见证。”

枯荣和尚缓缓走了几步。这几步看似轻描淡写，然而一姝只觉眼前一花，枯荣便到了近前，站在张耳东与她之间。

“请大师继续讲，你看到什么了？”萧邦道。

“我看到，这位张船长对那对华人夫妇施以毒手。”枯荣看了一眼一姝，淡淡地道，“贫僧方外之人，就不描述那骇人的场景了。但结果还是要说的：为逼这对苦难的夫妇说出宝藏的秘密，张船长打断了张先生两根肋骨，

再用刀子在张先生的胸前比照心脏的形状挖开了一个洞，并威吓林女士说，若不将秘密说出，将取出张先生的心脏。在施以酷刑未果之后，张船长当着张先生的面，撕破林女士的衣衫。林女士奋力挣扎之间，全身绷紧，大汗直出，便隐约现出了背上的图案。这张船长是精通此道的行家，一眼便看出了端倪。张船长本来是想按图描摩，然而林女士是个烈性女子，居然咬牙将背上之图贴桩磨烂。张船长一怒之下，丧心病狂地用利刃割下了这张早已血肉模糊的皮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张耳东涨红了脸，“当时舱中只有三人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贫僧亲眼所见。”枯荣冷冷地道。

“不可能！”张耳东嘶声道，“那时船正行驶在汪洋大海上，风急浪高，舱内站立都很困难，你怎么可能在舱外看见？”

“张船长当时是不是说了句‘丈夫看着妻子被强奸，不知是什么感受’？”枯荣冷声问道。

“你……你究竟是谁？”张耳东声音有些发抖。

“贫僧就是张继祖，林一姝的父亲。”枯荣平静地说。

在场的人几乎都张大了嘴巴。

一姝顿觉大脑深层响了一声炸雷，眼前一片茫然。

“一姝，你受苦了。”枯荣如电的目光顿时变得温柔似水。

两行热泪顺着一姝的脸颊流下。

在极度的惊喜中，她虽仍存疑虑，但心中压抑之久的爱，如狂潮荡过心头。

众人疑窦丛生：看这枯荣的面貌，至少也在七旬开外，怎么可能是一姝的父亲？

但见枯荣的手在脸上一摸，轻轻揭下一个面具。

一个面容冷峻、英气逼人、约莫五十上下的中年僧人出现在众人眼前。

一姝顿时浑身一震。因为，这位僧人的面容竟有几分与自己相似。那挺直的鼻梁、线条清晰的嘴，竟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她眼含热泪，嘴唇颤抖，终于蚊鸣似地叫了一声：“爸爸……”

这一声细微的呼喊，不禁令萧邦心头一震。

因为，二十多年来，一姝从未见过自己的亲人。若是换了自己，真不知如

何应对。

枯荣迅速将面具重新戴上，伸出他的大手，一把抓住了一妹的手。

一妹呜咽一声，伏在他的肩上，无声地啜泣。

“孩子，你受苦了。”枯荣伸手轻抚女儿的秀发。突然，他猛地推开了一妹。

在他身形一晃之间，张耳东已反手刺出一刀。

没有人看清他是何时拔刀的，亦没有人看清他的刀藏在哪里。

他手中的刀，正是所谓的“神刀”，漆黑的刀柄，锋利的刀刃。

萧邦离他们约三步远，但仍能感觉有沁骨的寒气逼来。

张耳东此时变成了一个身轻如燕的武林高手，他的每一刀刺出，都在意想不到的方位。萧邦越看越是心惊，他毕竟精研过中国各派武术，但张耳东的功夫，根本不按中华武术的路子来，浑身上下柔韧至极。那些根本不可能的动作，如动漫里夸张的镜头一样，竟被他运用得潇洒自如。这个大手大脚的船长居然变得灵巧如舞女，其轻灵柔滑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而枯荣和尚的武功，却完完全全是中华武术，但见他步法沉稳，看似招式笨拙，但进退之间极尽变化。萧邦识得，那是正宗的少林拳法，不似现今经过变化的少林拳花哨，而是沉稳异常，开阖有度，步步为营。数招过后，枯荣僧衣如鼓起的风帆，慢慢向张耳东的身形罩了过去。

张耳东虽然退了数步，却丝毫未露败相。他的双腿此时灵便异常，不仅没有瘸，而且更如舞蹈演员般柔韧，忽如灵蛇捕猎，忽如彩练当空，让人绝想不到这是一个老人的腿；而他的手，矫健异常，时而仙猿摘果，时而猛鲨击水，招招毒辣，看得人心手冒汗，血脉贲张。

但听“嗤”的一声，枯荣和尚一片袖袍飞起。由于张耳东出刀迅疾无匹，那片巴掌大的布片在空中停顿了一下，才飘飘坠地。

一妹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，暗暗为父亲担心。她的心刚提起来，突听父亲一声断喝，她的耳膜顿时嗡嗡作响，眼珠有向前凸出的挤压感。她还没回过神来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张耳东的“神刀”坠地。

战斗在瞬间结束。

枯荣和尚如山屹立，而张耳东虽然也站得很直，但他却似失魂落魄一般，眼睛里居然渗出了血，正流向他的脸上。

张耳东败了。

“如果你不使用邪魔歪道的幻心术，你不会败得这么快。”枯荣道，“如果我不是出家人，多半要折在你手里，因为幻心术能催动人的欲望，凡有欲望之人必受你诱惑！幸好在二十年前贫僧的心已皈依我佛，早已无欲无求，所以你败了！”

萧邦暗自叹息了一声。刚才一妹没看清楚，他可是尽收眼底：那张耳东的眼神，放射出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惑，如鬼火一般，令他不由得心旌摇曳，差点不能自持。他深知，若换自己上场，一定不是张耳东的对手。

一直在旁冷眼旁观的岑献武道：“如果老朽所记不差，张先生刚才所发之功，正是少林派的狮吼功对吧？”

枯荣和尚道：“岑大师，世间已无张继祖，只有枯荣和尚。不瞒大师，贫僧武术师承，正是幸得少林前辈所传，但剃度却在一个无名小寺。”

岑献武点点头：“枯荣大师法缘不浅，武功更是精湛，岑某佩服不已。刚才只是好奇，方有一问，不敢多加打扰。”说罢退步静立，作壁上观。

枯荣也没再多说，转头对萧邦道：“萧施主，刚才这张船长欲施暗算，贫僧才不得已出手，还请萧施主依法处置。”说罢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。

“大师请放心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萧邦慨然道，“张船长毕竟是有身份的人，趁着大师与亲人团聚之机，出刀暗算，令人不齿！倘若费教授会武功，或是有所防备，也不会死在你的刀下！但你以为暗算就能屡屡得手，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张耳东面色灰黑，呆滞的目光保持了好一阵，才慢慢调整过来。柳静茹终于走过去，掏出纸巾为他擦脸上血迹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

“张船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萧邦盯住了他。

“无话可说。”张耳东冷冷地道，“我败了，但我是与枯荣大师比武，并未触犯国家法律。”

“你还真会装啊！”一妹见父亲赢了，又想起父母遇害之事，恨不得把这恶人杀了，“你不是瘸腿吗？现在怎么不瘸了？”

“请问林姑娘，装瘸犯了哪条法律？”张耳东冷笑。

一妹一时语塞。

萧邦道：“张船长，且不说你密谋欲私吞国家宝藏之事，单是你谋害华

侨、杀死费教授，就已证据凿凿。今夜萧邦到此，就是要了结此事，你已完全处于下风，何必那么固执？”

“请萧警探拿出证据来呀？”张耳东怪眼一翻，“这么多人在场，你不会严刑逼供吧？”

一妹真想上去踹他几脚，但她深知此时不能给萧邦添乱，反正父亲的出现，已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这时的她，什么都可以忍。

她凝神向父亲看去。她接触到了父亲慈和的目光，但那目光的深处，却如天上的浮云一样淡，淡得空洞，没有一丝烟火之色。

她内心一沉。凭着女性独有的敏锐，她感到这位父亲已经不再是尘世间的父亲，而是看破红尘的僧人……

但听萧邦说道：“张船长，倘若不是你故布疑阵，我们寻找宝藏，就不会绕这么一大圈；倘若不是你幕后操纵，我们亦不会发现这里居然是个藏宝之地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你是功过参半，但你作恶太多，今夜难逃法网。至于怎么审判你，那是法院的事，我只是负责将你抓捕归案！”

“说来说去，还是没有实证。”张耳东冷笑，“你不要以为天底下就你聪明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在街头碰到你小子时，我就知道你是警探，只是没有说破而已。”

“是的。”萧邦说，“我以前怀疑过你，但没想到你就是神刀社的负责人。直到今天下午，我才将所有关于你的疑点串了起来。”

“哦？”张耳东冷笑着问，“我倒想听听，你将如何自圆其说？”

“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”萧邦没有理会他的责问，“既然张船长抵死不认，我就给各位讲讲这个故事吧。在讲故事之前，我先请张船长不要插话。”

“真金不怕火炼！”张耳东道，“你讲你的，老张不插嘴就是，但你敢当着各位的面冤枉好人，我就是做鬼，也饶不了你！”

“你不必担心。”萧邦道，“萧邦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对无凭无据的事，轻易不下结论。然而这个故事，我必须讲，否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。

“前面提到过一点，张船长是随船到日本访问时被神刀社拉下水的。那么，这个神刀社是不是如柳静茹女士说的那样，真是林道乾的副手李天雄的后人创办的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但李天雄的后人分为三支，一支自马来西